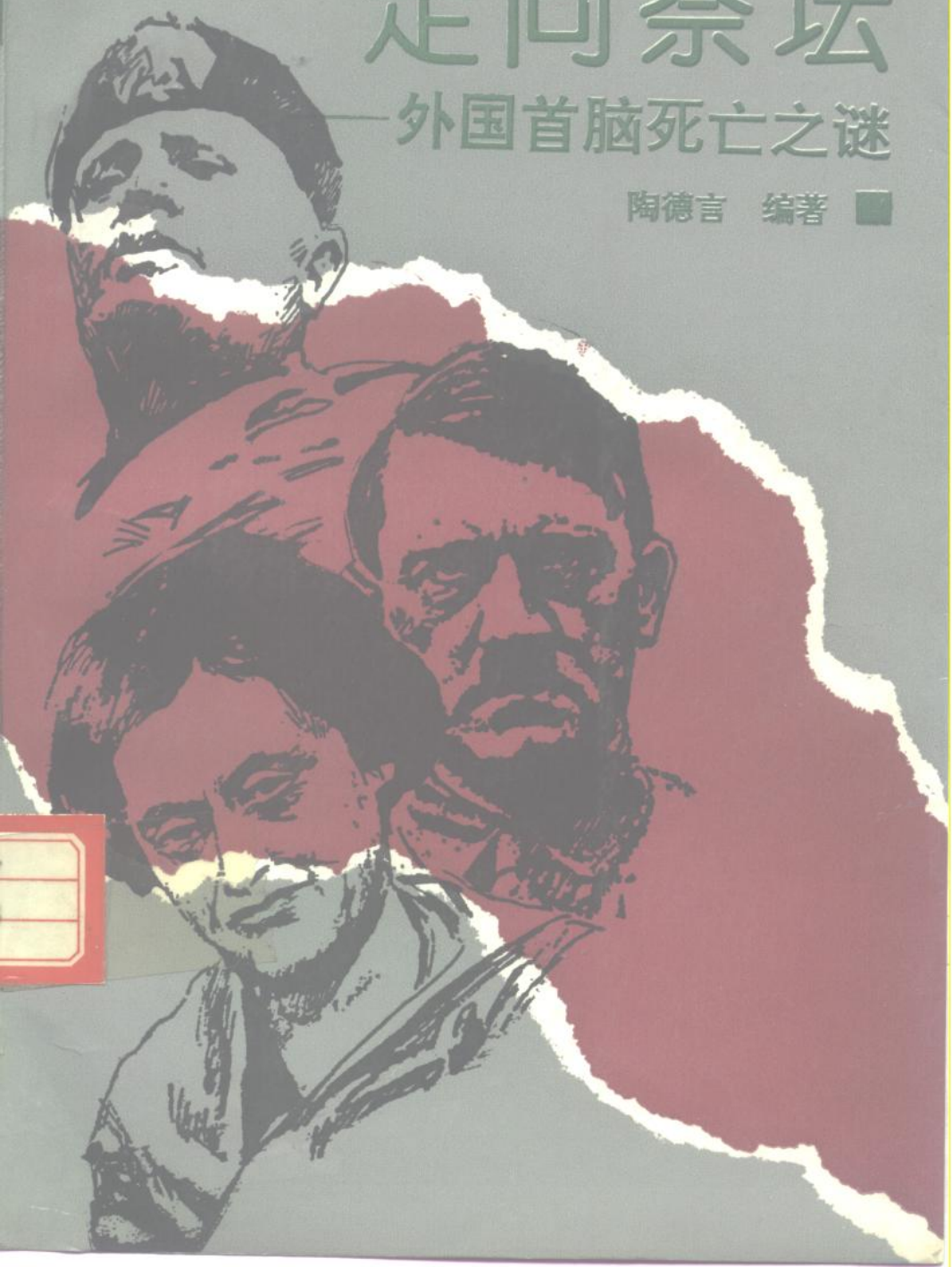


走向祭坛

——外国首脑死亡之谜

陶德言 编著 ■



〔浙〕新登字 1 号

责任编辑 石英飞

封面设计 王义钢

责任校对 朱晓阳

走向祭坛

——外国首脑死亡之谜

陶德言 编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市当代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文一路 88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字数 17.5 万 印数 1—5000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3-01083-2/K · 285

定价:6.80 元

目 录

死亡之海与思想之光(代前言)

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2
权力的代价.....	6
折射在死亡镜上的思想之光	12

永别了,“拿破仑世纪”

——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死亡之谜

巨星饮恨圣赫勒拿	17
“要剖开我的身体”	19
福舒特石破天惊	22
谜,还是那个谜.....	32

“北方斯芬克斯”的幻灭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死亡之谜

神秘长老何许人也	35
男爵夫人指点迷津	37
香炉和鞭子的怒火	40
“上帝在惩罚我的罪过”	43
亡灵在塔甘罗格升起	45

走下二十三级台阶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死亡之谜

从皇帝到阶下囚	50
最后的旅程	52
丧钟已经敲响	54
历史的裁决	57
死人抓住活人不放	59

倒吊在广场上的“？”

——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死亡之谜

当代凯撒 不可一世	64
独夫民贼 众叛亲离	66
沦为囚徒 “免死狐悲”	68
侥幸脱网 苟延残喘	70
夫人情妇 同演闹剧	73
末日来临 再落法网	75
悬尸街头 疑窦顿生	77

“圣雄”，向天国飘去……

——印度国父莫汉达斯·甘地死亡之谜

“刺客是位印度教徒”	83
通往罪恶的道路	87
第一次刺杀行动	90
卷土重来	94
第二次刺杀行动	96
最后一次朝圣	98
真相难以大白于天下	100

魔鬼骸骨谁敢收？

——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死亡之谜

暗堡魔王·····	104
众叛亲离·····	106
临终婚礼·····	109
死前告别·····	111
自杀焚尸·····	113
寻找“元首”·····	115
死而复“活”·····	117

祈祷胜利还是和平？

——联合国秘书长达戈·哈马舍尔德空难之谜

命运的召唤·····	120
登上“圣玛丽娅”号·····	126
目光投向非洲腹地·····	129
神秘的刚果悲剧·····	132
真相被掩盖了·····	139

自由女神的困惑

——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死亡之谜

“与死神会合”·····	144
凶手是奥斯瓦尔德吗？·····	148
沃伦委员会结论难敌众问·····	152
挂在总统头上的利剑·····	155
风流艳事的余波·····	161
历史不会永远是个谜·····	164

披在独裁者身上的黑幕

——韩国总统朴正熙被杀之谜

山雨欲来风满楼·····	168
祸起萧墙内·····	171
宫井洞的枪声·····	17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80
让历史来审判·····	183

善心在复仇烈火中泯灭

——世界首位女政府首脑(英迪拉·甘地)被刺之谜

保镖掉转了枪口·····	187
“我们这里的瑰宝”·····	191
金庙事件的反应·····	195
凶手罪有攸归·····	199

一个破碎的和平之梦

——瑞典首相帕尔梅遇刺之谜

“我并不在乎死亡的威胁”·····	206
和平斗士疏漏乾坤·····	208
破案茫无头绪·····	211
嫌疑犯逮而又放·····	215
真凶到底是谁?·····	217

魂断蓝天

——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空难之谜

蓝天孕育着杀机·····	222
座机拥抱大地·····	226

死亡之海与思想之光

(代前言)

凡首脑，大抵皆不平凡。特别是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的首脑——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是人类社会中占有特殊地位的人。然而，“人生自古谁无死”，首脑也无法逃避一死。有生必有死，这是辩证唯物论的铁的法则，无一例外。

生，是生命旅程的起点。每个人生命的起点都在母腹。死，是生命旅程的终点。每个人生命的终点却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诚如英国著名诗人萧伯纳所言：“生使一切人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死使卓越的人露出头角来。”

按照法医学，根据死因和死亡性质的不同，首脑的死亡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正常死亡（又称自然死亡、非暴力性死亡）和非正常死亡（又称非自然死亡、不正常死亡、暴力性死亡）。首脑年老体衰或因患病而亡是正常死亡；首脑在阴谋或政变中遭受谋杀、在战争或革命中经人民或法庭审判而被处决以及各种事故性死亡都是非正常死亡。

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死亡是无法凭借权力来抗衡的现象。当死亡来临时，大权在握的首脑和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囚徒一样束手无策，经历千难

万险、千辛万苦，运用种种权谋、呕心沥血获得的权力和荣耀随着死亡的来临也必然消逝。首脑和普通人一样，有的因长期患病而在痛苦中死去，有的则在安静中沉沉睡去；有的在临死前留下了长篇遗嘱，有的却来不及讲一句话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近现代那些首脑任期和连任届数有严格限制的国家里，大多数首脑都是在离职后自然死亡的，在任职时自然死亡的只有少数。例如，在美国 40 余总统中，只有威廉·亨利·哈里逊、扎卡里·泰勒、沃伦·甘梅利尔·哈定、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在任职时自然死亡的。哈里逊在阴冷的雨天，冒雨发表就职演说而得了感冒，任职 31 天就患肺炎而去世。泰勒为了参加美国独立日仪式长时间站在灼热的太阳下，回白宫后喝了大量冰牛奶而剧烈腹痛致死。哈定在西部阿拉斯加等地旅行访问结束后返回白宫途中，方抵旧金山便猝然身故。罗斯福因长期任职，患脑溢血而逝世。

然而，首脑毕竟与众不同。历史上许多首脑都围绕自己的死亡问题费尽心机，他们不仅要安排自己死后王国的政治生活，而且要安排自己死后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于是，几千年来，不知道多少帝王在去世前就开始为自己建造规模宏大的陵墓。在这方面，古代埃及可称为典范，其金字塔就是国王的陵墓。公元前 26 世纪的国王胡夫建造的大金字塔，整个塔身由 230 万块 2.5 吨重的巨石砌成，塔身内共有层位不同的三个墓室，塔内还有大回廊等设施。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这样一个巨大工程以十万人一大群，每大群工作三个月，先后用了 30 年才完成。在 20 世纪的今天，首脑生前为自己建造陵墓也不绝于史。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就是一例。霍梅尼的陵墓是由意大利人设计的，位于德黑兰“烈士墓”的正中央，占地约 1.5 万平方米。霍梅尼墓碑正前方摆放着伊斯兰教的圣典《古兰经》和面带微笑的霍

梅尼遗像。在霍梅尼墓的周围，安眠着几十万在他领导的推翻巴列维王朝运动期间和两伊战争中死去的伊朗人，以昭示他们为“圣战”而死的伊斯兰革命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首脑人物的陵墓往往寓于一定的象征意义。如霍梅尼陵，它巧妙地在整个建筑中融进了与伊朗革命进程和霍梅尼本人有关的各种数字。从地面到金光闪闪的屋顶，整个高度是68米，这是因为霍梅尼去世时正值伊朗历法1368年；屋顶上的柱子高12米，这是因为伊朗被称为12个伊马姆派的什叶派伊斯兰国家；陵墓的4座尖塔高达87米，这是因为霍梅尼享年87年；陵地召谒塔高达57米，象征伊朗革命发生在伊历1357年；霍梅尼陵东西两个门的高度都是22米，象征伊朗革命成功之日是伊历1357年2月22日；而整个陵共有72个窗户，正好与1981年伊斯兰共和国总部——总理府发生爆炸事件中牺牲的人数相同。又如赫鲁晓夫墓碑。赫鲁晓夫是唯一死后未进入红场而下葬于新圣女公墓的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墓碑是艺术家恩斯特设计的一座风格独特、意境抽象、反差鲜明的黑白花岗岩雕塑。由于人们对这位前苏联领导人生前功过褒贬不一，认识迥异，因而对这座墓碑的象征意义也有着不同的解释和理解。有人认为赫鲁晓夫一生功过分明，黑白花岗岩是他一生功与过的写照；有人认为黑白两色代表赫鲁晓夫既鲁莽又狡黠、时而大胆果决时而优柔寡断的矛盾性格；有人认为黑色代表当时苏联当局对赫鲁晓夫的不公正待遇，用白色暗示公正评价赫鲁晓夫的明天一定会到来；有人认为黑白花岗石代表黑夜与白昼，它象征着赫鲁晓夫为苏联“改革”事业所做的贡献与天地共存。

许多终身在位的首脑不仅生前为自己建造规模宏大的陵墓，而且还为自己安排了葬礼仪式。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是十

分平静地死去的，在死前一安排了自己的葬礼仪式。他规定自己的遗体必须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升天堂放置一天，然后由灵车运送到圣彼得堡。送葬时，唱诗队和神职人员走在灵柩前面，大臣排成两行跟在后面，一路上军队夹道排列。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不仅生前规定了自己的葬礼仪式，而且亲自参加了自己葬礼的化装表演。在举行葬礼表演时，礼拜堂里挂上了黑窗帘，点燃了几百支蜡烛。查理五世的家属都带上了重孝，查理五世裹着一件深色的斗篷，手里举着一支点燃的蜡烛，夹杂在家属中间，作为自己葬礼的观众。

在那些首脑任期有严格限制的国家里，无论首脑在任期内去世还是在离职后去世，首脑的死亡一般不会给国家造成“内战”、“分裂”、“政变”之类的严重事件。当然，首脑的死亡均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特别是在任职期间作出巨大贡献或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首脑人物。许多首脑人物即使自己不要求安排葬礼，继任首脑和人们也会为前任首脑安排隆重的葬礼。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任职期间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一位有世界性影响的人物。他辞去首相职位后，度过了十余年的退休生活，最后患脑溢血去世。英国为丘吉尔举行了国葬，英联邦各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政府代表参加了葬礼。丘吉尔在自己去世前几年，撰写了自己的《葬礼仪式手册》，详细安排了自己的葬礼仪式。伦敦的一家新闻电影公司组织了一个电影摄影师小组，摄制了丘吉尔葬礼的文献照片。英、美等国的报刊发表了纪念文章、出版了纪念专刊，登载了丘吉尔的大量资料和照片。这是首脑死后的荣耀！

权力的代价

在许多人看来,和首脑相联系的是宏伟庄严的场面和巨大的权力,历史上关于首脑活动的大量记载更增加了人们对首脑的这种印象。有一本描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书记载,只要女王在宫廷大厅中一出现,大厅中立刻鸦雀无声,人群纷纷为她让路。有人说,这种情景使人们想起《圣经》中摩西用手杖分开红海的情景。某个男士若蒙女王注视,就会屈膝下跪;若是女士,则屈膝弯身,眼睛低垂,直到女王走过去为止。阿拉伯世界的阿拔斯王朝首脑的宫廷异常豪华,据记述,在哈伦·拉希德在位期间,宫廷中的碟子都是用黄金制造的,帷帐用宝石来缀饰,哈伦·拉希德的妻子左拜德为了取悦她的儿子,把几百个美貌的侍女装扮成侍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进膳时,有一套繁杂的仪式:在御膳大总管的率领下,由36名宫廷侍从端着国王的膳食从御厨房送进王宫,同时还有12名手执镀金嵌银权杖的人加以护送。事实上,豪华的宫廷、宏伟的场面和巨大的权力仅仅是首脑职位的一个侧面。在有些情况下,首脑职位也成了首脑本人的牢笼。单从安全角度考虑,不少首脑在个人行为方面几乎没有自由。瑞典首相帕尔梅曾对法国的一位记者说:“我真可怜密特朗总统,他没有一点个人自由,他每走一步路都要有25名警卫跟随保护。而我只有当身边没有一个警卫人员时,才感到最自由自在。”但这位十分反感严密的警卫制度的瑞典首相却不幸在1986年2月28日倒在了罪恶的枪口下。

为了首脑的安全,国家和政府对首脑个人和首脑驻所的保卫往往是十分严密的。从理论上说,最严密的首脑警卫工作要预

先考虑到一切可能导致首脑死亡的事情，要采取种种预防措施防止首脑被人暗杀。美国总统林肯 1865 年之所以被暗杀，从警卫工作角度来说，至少有三点不严密：一、总统在几小时后的行程不保密；二、总统停留处（看戏的包厢）事先无人检查；三、总统身边的卫士擅离职守无人过问。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首脑的安全，警卫部门要遵照“一切要事先检查”的原则来安排首脑的警卫工作，对首脑的食品、礼品及出国访问旅行都要进行细致检查和周密部署。除此之外，首脑的驻所也是要严密保卫的。在法国，巴黎的爱丽舍宫是总统府所在地，有一大批警察保卫着。法国国家宪兵队的反恐怖组织时刻注视着总统府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在美国，现在的白宫是一个戒备森严的城堡，不仅无数电子波束对准着白宫，而且它还地为地对空导弹所包围。今天，白宫服务人员达 4000 人，总统还拥有一支“常备卫兵”。每天进出白宫的人都必须持一张特许的、无法伪造的通行证。对那些临时进白宫办事的人员，则必须领取一种特制的证章，由卫士跟随，直到他们离开白宫。

然而，首脑大权在握，是众所瞩目的对象，不论多么严加防备，都无法绝对保证首脑的人身安全。哈希姆约旦王国的国王侯赛因曾说，谋杀他的阴谋层出不穷，他觉得自己完全像一部侦探小说里的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被谋杀的灾难。法国总统戴高乐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但那些竭力反对他的阿尔及利亚政策的人，一直在寻找机会暗杀他。反对戴高乐的“地下突击队”策划了多次阴谋，1962 年夏季，戴高乐身为总统，由于面临种种谋杀阴谋的威胁，似乎成了“死刑待决犯”。对一些首脑来说，权力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为了躲避暗杀，国王不能住进豪华的王宫，总统不敢乘坐轿车和飞机，总理和首相不得不经常改变预定的工作计划……首脑的职位不是安乐椅！

诚如苏轼诗云：“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身处权力顶峰的首脑，往往也是政治舞台上各种矛盾的焦点。因此，首脑之死常常伴随着尖锐复杂的斗争。他们在呜呼哀哉时松开了手中的权杖，而伴随着由谁继承、执掌权杖又会引起一番你死我活的斗争。一部暗杀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政治斗争史。争权夺利与阴谋诡计相结合，便导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首脑非正常死亡的悲剧。

一曰：死于阴谋或政变。

拿破仑曾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强大的力量，即刀枪和思想。从长远来看，刀枪总是被思想战胜的。”任何首脑的权力都是建筑在武力和人们对首脑权力的认可上的。一旦失去了“刀枪”和“思想”，必然导致首脑的下台。除了那些国家最高权力以和平方式发生转移的民主国家外，首脑的更迭往往充斥着刀光剑影，不知有多少首脑为此而惨遭杀害。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发生过暗杀、谋杀首脑人物的事件，无论是古代封建帝国，还是现代民主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虽然未爆发过世界规模的战争，但是，凭借暴力使国家最高权力发生转移的政变却不绝于史，不是以政变为目的的对首脑人物的谋杀也接连不断地发生。据统计，在本世纪50年代，至少有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巴拿马总统雷蒙、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危地马拉总统阿马斯、伊拉克国王费萨尔、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等6位首脑在政变或谋杀中身亡。在60—80年代，至少有41位首脑惨遭谋杀。自进入90年代以来，又发生了多起首脑遭杀害的事件：1990年9月9日，利比里亚总统塞缪尔·多伊被暗杀；1991年5月21日，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在竞选集会上被炸死；1991年7月6日，伊朗前首相巴赫蒂亚尔在巴黎寓所被刺死；1991年11月29日，吉尔吉斯总理伊萨

诺夫在乘车途中被人用卡车撞死；1993年5月1日，斯里兰卡总统普雷马达萨被炸死；1993年10月21日，布隆迪总统恩达达耶在政变中被杀害。

历史上的许多事例表明，当首脑推行的政策成为人们激烈反对的目标时，如果人们找不到其他途径来改变政策，就有可能发生谋杀首脑的事件。在人类群体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大权在握的首脑是政治上种种弊端的根源。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一些人就会铤而走险，采取暗杀首脑的行动。例如，暗杀罗伯斯庇尔的亨利·拉德米拉耳认为，他生活艰难、流浪街头，是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造成的，而罗伯斯庇尔就是新政权的化身。另一位年仅20的姑娘塞西尔·雷诺完全不了解罗伯斯庇尔是怎样的人，但她坚信，当时掌握法国最高权力的罗伯斯庇尔象征着她从早到晚听说的一切真实的和想象中的不幸。她认为，当时发生的事情都是罗伯斯庇尔所希望的，是他下令这样做的，因而，刺杀罗伯斯庇尔成了塞西尔·雷诺强烈的动机。她带了两把小刀，到罗伯斯庇尔住宅和公安委员会寻找罗伯斯庇尔。同亨利·拉德米拉耳一样，均因谋杀首脑未遂而被捕。杀害美国总统林肯的凶手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受着亨利·拉德米拉耳、塞西尔·雷诺同样观念的驱使。当时美国的南北战争刚刚结束，北方取得了胜利。而约翰·威尔克斯·布思认为，杀害总统林肯就是帮助拯救南方。他曾写信给他的姐姐爱莎，始终认为南部是正义的，他认为林肯是使南部遭受无穷灾难的罪魁祸首。在南方的罗伯特·李将军向北方投降后五天，林肯到华盛顿的福特剧院看戏时，布思窜入林肯包厢，乘人不备，开枪击中林肯头部。

除了极端分子铤而走险外，暗杀首脑的动因往往包含更为广泛的因素。如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种族歧视、民族矛盾

的公开激化、社会政局的动荡不安，等等。暗杀首脑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它是政治、军事、党派、宗教、种族矛盾和斗争的集中反映。

就地区而言，南亚地区首脑遇刺为数甚多。自从南亚诸国独立建国以来，谋杀首脑的恶性事件屡见不鲜。南亚政治舞台一直笼罩着腥风血雨，扮演头号角色的总统们或总理们每时每刻都在面对死神的挑战。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南亚地区对首脑的谋杀，发生频率已达到令人吃惊并无法容忍的程度。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南亚诸国首脑惨遭暗杀的有：印度“独立之父”莫汉达斯·甘地（1948年）、总理英迪拉·甘地（1984年）、拉吉夫·甘地（1991年）、巴基斯坦总理利雅库特·阿里·汗（1951年）、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1977年）、总统齐亚·哈克（1988年）、斯里兰卡总理所罗门·班达拉奈克（1959年）、总统普雷马达萨（1993年）、孟加拉国总统穆吉布·拉赫曼（1975年）、齐亚·拉赫曼（1981年）。有关专家指出，权力争夺、宗教冲突和民族矛盾构成了南亚各国谋杀事件背后的直接动机。然而，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缓慢以及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显著改善，乃是滋生并加剧各种政治危机、教派和种族摩擦的温床。

就国家来说，美国在首脑谋杀率方面堪称世界之最。自1776年独立至今的200多年历史中，美国共更换了40多位总统。他们中，能够像华盛顿那样在欢呼声中上台，又在欢呼声中自愿离任的是极少数。1835年，随着理查德·劳伦斯的一声枪响，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倒下了。安德鲁·杰克逊就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遇刺的总统。此后，总统遇刺事件就时有发生。其中林肯、加菲尔德、麦金莱和约翰·肯尼迪等4位总统在任期内被暗杀身亡；杰克逊、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尼克松、福特和里根等7位总统均是被暗杀未遂。

在美国，执政的权力在党派之间和各届政府之间和平过渡，普通公民每隔四年就有选择自己信任的总统的权力。在这样一个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里，总统遇刺事件竟周而复始地出现，仿佛成了美国政治生活中无法避免的现象，似乎不可思议。然而，这种现象正是美国文化和美国人价值观念的直接后果，美国社会存在着一种“暴力文化”。美国的历史本来就充满着血腥的暴力事件，除了对印第安人的残酷镇压，还发生了一场革命和一场内战，美国人亲眼目睹了一幕幕暴力的镜头：私刑拷打、炸弹爆炸、子弹横飞，还有大街上时常发生的暴力事件。在这个暴力十分激烈的社会里，人们却仍然把过去开发西部时代的极端个人主义当作崇拜的价值观念，把那些个人主义者当成英雄，把人格的彻底分裂看作是具有个性和成功的标志。因此，暗杀总统事件的不断发生，这与美国特定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状况是有直接关系的。

二曰：死于战争或革命。

拿破仑说：“国王们被推翻，很少有哪一个不是罪有应得的。”首脑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当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犯有累累罪行时，不仅会遭到推翻的命运，而且会受到严正的审判。在近代历史上，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把国王赶下了王位，人民对国王进行了审判，最后处死了国王。在本世纪，法西斯国家的首脑因发动战争对世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经人民或法庭审判后大多被处以死刑。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东条英机，在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他进行了审判。审讯进行了两年多时间，东条英机拒不认罪。他在临死前写的遗书中说：“想起开战时的情况，令人悲痛断肠！这次的死刑，尽管对个人是个安慰，但对自己在国内应负的责任，死不足偿。不过作为国际性的犯罪，我始终认为是无辜的，只不过是强力面前的屈服。”法庭以无可

辩驳的事实，判处东条英机绞刑。1948年12月23日，在东京鸭巢监狱内，东条英机被推上了绞刑架，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可见，首脑虽然是国家的象征，但并不等于他们的一切政治行为都代表了国家和人民。首脑可以用自己的权力为国家争取荣誉、为人民谋取福利，同样可以用手中的权力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灾难。当他们的行为偏离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时，必将导致他们权力的丧失，从而遭到历史和人民的正义裁决。

三曰：死于荒诞。

在世界史上，首脑的死亡还有一种奇特的方式。这就是首脑在面临自然死亡的情况下采取非自然的措施。位于现在扎伊尔境内的古代非洲的库巴王国，国王被看作是全國力量和幸福的化身。正因为如此，人们不能看着国王病死、老死，在国王寿终之前，人们就必须把国王掐死。如南部非洲的重要古国莫纳莫塔帕王国，人们认为，国王的健康状况关系到农作物的生长和人们的命运，所以，一旦国王有病或者身体外形受到损伤，就必须自杀。

折射在死亡镜上的思想之光

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为严峻的考验。如何对待死，是一个人的的人生观、世界观的最集中的体现。臭名昭著的希特勒曾说过，评价人的一个主要方面是看他是怎样死的，他的话不无道理。中国古代司马迁也说过：“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面对死亡，君子坦荡荡。印度“国父”甘地在争取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斗争中，主张解放“贱民”以实现社会平等，倡导印度教徒同伊斯兰教徒和睦相处，结果引起印度教徒狂热分